

羊欣，字敬元，泰山南城人也。曾祖忱，晋徐州刺史。祖权，黄门郎。父不疑，桂阳太守。欣少靖默，无竞于人，美言笑，善容止。泛览经籍，尤长隶书。不疑初为乌程令，欣时年十二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，甚知爱之。献之尝夏月入县，欣著新绢裙昼寝，献之书裙数幅而去。欣本工书，因此弥善。起家辅国参军，府解还家。隆安中，朝廷渐乱，欣优游私门，不复进仕。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，常辞不奉命，元显怒，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意貌恬然，不以高卑见色，论者称焉。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，混拂席改服，然后见之。时混族子灵运在坐，退告族兄瞻曰：“望蔡见羊欣，遂易衣改席。”欣由此益知名。

桓玄辅政，领平西将军，以欣为平西参军，仍转主簿，参预机要。欣欲自疏，时漏密事，玄觉其此意，愈重之，以为楚台殿中郎。谓曰：“尚书政事之本，殿中礼乐所出。卿昔处股肱，方此为轻也。”欣拜职少日，称病自免，屏居里巷，十余年不出。

义熙中，弟徽被遇于高祖，高祖谓咨议参军郑鲜之曰：“羊徽一时美器，世论犹在兄后，恨不识之。”即板欣补右将军刘藩司马，转长史，中军将军道怜谘议参军。出为新安太守。在郡四年，简惠著称。除临川王义庆辅国长史，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，并不就。太祖重之，以为新安太守，前后凡十三年，游玩山水，甚得适性。转在义兴，非其好也。顷之，又称病笃自免归。除中散大夫。

素好黄老，常手自书章，有病不服药，饮符水而已。兼善医术，撰《药方》十卷。欣以不堪拜伏，辞不朝覲，高祖、太祖并恨不识之。自非寻省近亲，不妄行诣，行必由城外，未尝入六关。元嘉十九年，卒，时年七十三。子俊，早卒。

弟徽，字敬猷，世誉多欣。高祖镇京口，以为记室参军掌事。八年，迁中书郎，直西省。后为太祖西中郎长史、河东太守。子瞻，元嘉末为世祖南中郎长史、寻阳太守，卒官。

张敷，字景胤，吴郡人，吴兴太守邵子也。生而母没。年数岁，问母所在，家人告以死生之分，敷虽童蒙，便有思慕之色。年十许岁，求母遗物，而散施已尽，唯得一画扇，乃緘录之，每至感思，辄开箠流涕。见从母，常悲感哽咽。性整贵，风韵甚高，好读玄书，兼属文论，少有盛名。高祖见而爱之，以为世子中军参军，数见接引。永初初，迁秘书郎。尝在省直，中书令傅亮贵宿权要，闻其好学，过候之；敷卧不即起，亮怪而去。

父邵为湘州，去官侍从。太祖版为西中郎参军。元嘉初，为员外散骑侍郎，秘书丞。江夏王义恭镇江陵，以为抚军功曹，转记室参军。时义恭就太祖求一学义沙门，比沙门求见发遣，会敷赴假还江陵，太祖谓沙门曰：“张敷应西，当令相载。”及敷辞，上谓曰：“抚军须一意怀道人，卿可以后め载之，道中可得言晤。”敷不奉旨，曰：“臣性不耐杂。”上甚不说。

迁正员郎。中书舍人狄当、周赳并管要务，以敷同省名家，欲诣之。赳曰：“彼若不相容，便不如不往。诘可轻往邪？”当曰：“吾等并已员外郎矣，何忧不得共坐。”敷先设二床，去壁三四尺，二客就席，酬接甚欢，既而呼左右曰：“移我远客。”赳等失色而去。其自操遇如此。善持音仪，尽详缓之致，与人别，执手曰：“念相闻。”余响久之不绝。张氏后进至今慕之，其源流起自敷也。

迁黄门侍郎，始兴王浚后军长史，司徒左长史。未拜，父在吴兴亡，报以疾笃，敷往奔省，自发都至吴兴成服，凡十余日，始进水浆。葬毕，不进盐菜，遂毁瘠成疾。世父茂度每止譬之，辄更感恻，绝而复续。茂度曰：“我冀譬汝有益，但更甚耳。”自是不复往。未期而卒，时年四十一。

琅邪颜延之书吊茂度曰：“贤弟子少履贞规，长怀理要，清风素气，得之天然。言面以来，便申忘年之好，比虽艰隔成阻，而情问无睽。薄莫之人，冀其方见慰说，岂谓中年，奄为长往，闻问悼心，有兼恆痛。足下门教敦至，兼实家宝，一旦丧失，何可为怀。”其见重如此。世祖即位，诏曰：“司徒故左长史张敷，贞心简立，幼树风规。居哀毁灭，孝道淳至，宜在追甄，于以报美。可追赠侍中。”于是改其所居称为孝张里。无子。

王微，字景玄，琅邪临沂人，太保弘弟子也。父孺，光禄大夫。微少好学，无不通览，善属文，能书画，兼解音律、医方、阴阳术数。年十六，州举秀才，衡阳王义季右军参军，并不就。起家司徒祭酒，转主簿，始兴王浚后军功曹记室参军，太子中舍人，始兴王友。父忧去官，服阕，除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参军。微素无宦情，称疾不就。仍除中书侍郎，又拟南琅邪、义兴太守，并固辞。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，微与湛书曰：

弟心病乱度，非但蹇蹇而已，此处朝野所共知。殆会忽扣华门，闾里咸以为祥怪，君多识前世之载，天植何其易倾。弟受海内骇笑，不过如燕石秃鹫邪，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？今虽王道鸿鬯，或有激朗于天表，必欲探援潜宝，倾海求珠，自可卜肆巫祠之间，马栈牛口之下，赏剧孟于博徒，拔卜式于刍牧。亦有西戎孤臣，东都戒士，上穷范驰之御，下尽诡遇之能，兼鳞杂袭者，必不乏于世矣。且庐于承明，署乎金马，皆明察之官，又贤于管库之末。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，尘秽难堪之选，将以靖国，不亦益器乎。《书》云“任官维贤才”。而君擢士先疹废，芘耳械朴，似不如此。且弟旷违兄姊，迄将十载，姊时归来，终不任舆曳入阁，兄守金城，永不堪扶抱就路，若不急疾，非性僻而何。比君曰表里，无假长目飞耳也。

常谓生遭太公，将即华士之戮；幸遇管叔，必蒙僻儒之养。光武以冯衍才浮其实，故弃而不齿。诸葛孔明云：“来敏乱郡，过于孔文举。”况无古人之才概，敢干周、汉之常刑。彼二三英贤，足为晓治与否？恐君逢此时，或亦不免高阁，乃复假名不知己者，岂欲自比卫赐邪？君欲高敷山公，而以仲容见处，徒以捶提礼学，本不参选，鄙夫瞻彼，固不任下走，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。而作不师古，坐乱官政，诬饰蚯蚓，冀招神龙，如复托以真素者，又不宜居华留名，有害风俗。君亦不至期人如此，若交以为人赐，举未以己劳，则商贩之事，又连所不忍闻也。岂谓不肖易擢，贪者可诱，凡此数者，君必居一焉。虽假天口于齐骈，藉鬼说于周季，公孙碎毛发之文，庄生纵滢漾之极，终不能举其契，为之辞矣。子将明魂，必灵哈于万里，汝、颍余彦，将拂衣而不朝。浮华一开，风俗或从此而爽。鬼谷以揣情为最难，何君忖度之轻谬。

今有此书，非敢叨拟中散，诚不能顾影负心，纯盗虚声，所以绵络累纸，本不营尚书虎爪板也。成童便往住居舍，晨省复经周旋，加有诸甥，亦何得顿绝庆吊。然生平之意，自于此都尽。君平公云：“生我名者杀我身。”天爵且犹灭名，安用吏部郎哉！其举可陋，其事不经，非独搢绅者不道，仆妾皆将笑之。忽忽不乐，自知寿不得长，且使千载知弟不诈谖耳。

微既为始兴王浚府吏，浚数相存慰，微奉答笺书，辄饰以辞采。微为文古甚，颇抑扬，袁淑见之，谓为诉屈。微因此又与从弟僧绰书曰：

吾虽无人鉴，要是早知弟，每共宴语，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。且持盈畏满，自是家门旧风，何为一旦落漠至此，当局苦迷，将不然邪！讵容都不先闻，或可不知耳。衣冠胄胤，如吾者甚多，才能固不足道，唯不倾侧溢诈，士颇以此容之。至于规矩细行，难可详料。疹疾日滋，纵恣益甚，人道所贵，废不复修。幸值圣明兼容，置之教外，且旧恩所及，每蒙宽假。吾亦自揆疾疹重侵，难复支振，民生安乐之事，心死久矣。所以解日偷存，尽于大布粝粟，半夕安寝，便以自度，血气盈虚，不复稍道，长以大散为和羹，弟为不见之邪？疾废居然，且事一己，上不足败俗伤化，下不至毁辱家门，泊尔尸居，无方待化。凡此二三，皆是事实。吾与弟书，不得家中相欺也。州陵此举，为无所因，反覆思之，了不能解。岂见吾近者诸笺邪，良可怪笑。

吾少学作文，又晚节如小进，使君公欲民不偷，每加存饰，酬对尊贵，不厌敬恭。且文词不怨思抑扬，则流澹无味。文好古，贵能连类可悲，一往视之，如似多意。当见居非求志，清论所排，便是通辞诉屈邪。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！其数旦见客小防，自来盈门，亦不烦独举吉也。此辈乃云语势所至，非其要也。弟无怀居今地，万物初不以相非，然鲁器齐虚，实宜书绅。今三署六府之人，谁表里此内，傥疑弟豫有力，于素论何如哉。则吾长厄不死，终误盛壮也。

江不过强吹拂吾，云是岩穴人。岩穴人情所高，吾得当此，则鸡鹜变作风皇，何为干饰廉隅，秩秩见于面目，所惜者大耳。诸舍闾门皆蒙时私，此既未易陈道，故常因含声不言。至兄弟尤为叨窃，临海频频二郡，谦亦越进清阶，吾高枕家巷，遂至中书郎，此足以阖棺矣。

又前年优旨，自弟所宣，虽夏后抚辜人，周宣及嫫寡，不足过也。语皆循检校迹，不为虚饰也。作人不阿谀，无缘头发见白，稍学谄诈。且吾何以为，足不能行，自不得出户；头不耐风，故不可扶曳。家本贫馁，至于

恶衣蔬食，设使盗跖居此，亦不能两展其足，妄意珍藏也。正令选官设作此举，于吾亦无剑戟之伤，所以勤勤畏人之多言也。管子晋贤，乃关人主之轻重，此何容易哉。州陵亦自言视明听聪，而返区区饰吾，何辩致而下英俊。夫奇士必龙居深藏，与蛙虾为伍，放勋其犹难之，林宗辈不足识也。似不肯眷眷奉笺记，雕琢献文章，居家近市廛，亲戚满城府，吾犹自知袁阳源辈当平此不？饰诈之与直独，两不关吾心，又何所耿介。弟自宜以解塞群贤矣，兼悉怒此言自尔家任兄故能也。

日日望弟来，属病终不起，何意向与江书，粗布胸心，无人可写，比面乃具与弟。书便觉成，本以当半日相见，吾既恶劳，不得多语，枢机幸非所长，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。亲属欲见自可示，无急付手。

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，庐江何偃亦豫其议，虑为微所咎，与书自陈。微报之曰：

卿昔称吾于义兴，吾常谓之见知，然复自怪鄙野，不参风流，未有一介熟悉于事，何用独识之也。近日何见绰送卿书，虽知如戏，知卿固不能相哀。苟相哀之未知，何相期之可论。

卿少陶玄风，淹雅修暢，自是正始中人。吾真庸性人耳，自然志操不倍王、乐。小儿时尤粗笨无好，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，竟无可得，口吃不能剧读，遂绝意于寻求。至二十左右，方复就观小说，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，便言学问，试就检，当何有哉。乃复持此拟议人邪。尚独愧笑扬予之褒贍，犹耻辞赋为君子，若吾篆刻，菲亦甚矣。卿诸人亦当尤以此见议。或谓言深博，作一段意气，鄙薄人世，初不敢然。是以每见世人文赋书论，无所是非，不解处即日借问，此其本心也。

至于生平好服上药，起年十二时病虚耳。所撰服食方中，粗言之矣。自此始信摄养有征，故门冬昌术，随时参进。寒温相补，欲以扶护危羸，见冀白首。家贫乏役，至于春秋令节，辄自将两三门生，入草采之。吾实倦游医部，颇晓和药，尤信《本草》，欲其必行，是以躬亲，意在取精。世人便言希仙好异，矫慕不羁，不同家颇有骂之者。又性知画绩，盖亦鸣鹤识夜之机，盘纤纠纷，或记心目，故兼山水之爱，一往迹求，皆仿像也。不好诣人，能忘荣以避权右，宜自密应对举止，因卷惭自保，不能勉其所短耳。由来有此数条，二三诸贤，因复架累，致之高尘，咏之清壑。瓦砾有资，不敢轻厕金银也。

而顷年婴疾，沉沦无已，区区之情，卜妻于生存，自恐难复，而先命猥加，魂气褰籛，常人不得作常自处疾苦，正亦卧思已熟，谓有记自论。既仰天光，不夭庶类，兼望诸贤，共相哀体，而卿首唱诞言，布之翰墨，万石之慎，或未然邪。好尽之累，岂其如此。绰大骇叹，便是阖朝见病者。吾本伧人，加疹意昏，一旦闻此，便惶怖矣。五六日来，复苦心痛，引喉状如胸中悉肿，甚自忧。力作此答，无复条贯，贵布所怀，落漠不举。卿既不可解，立欲便别，且当笑。

微常住门屋一间，寻书玩古，如此者十余年。太祖以其善箴，赐以名著。弟僧谦，亦有才誉，为太子舍人，遇疾，微躬自处治，而僧谦服药失度，遂卒。微深自咎恨，发病不复自治，哀痛僧谦不能已，以书告灵曰：

弟年十五，始居宿于外，不为察慧之誉，独沉浮好书，聆琴闻操，辄有过目之能。讨测文典，斟酌传记，寒暑未交，便卓然可述。吾长病，或有小间，辄称引前载，不异旧学。自尔日就月将，著名邦党，方隆凤志，嗣美前贤，何图一旦冥然长往，酷痛烦冤，心如焚裂。

寻念平生，裁十年中耳。然非公事，无不相对，一字之书，必共咏读；一句之文，无不研赏，浊酒忘愁，图籍相慰，吾所以穷而不忧，实赖此耳。奈何罪酷，莹然独坐。忆往年散发，极目流涕，吾不舍日夜，又恆虑吾羸病，岂图奄忽，先归冥冥。反覆万虑，无复一期，音颜仿佛，触事历然，弟今何在，令吾悲穷。昔仕京师，分张六旬耳，其中三过，误云今日何意不来，钟念悬心，无物能譬。方欲共营林泽，以送余年，念兹有何罪戾，见此天酷，没于吾手，触事痛恨。吾素好医术，不使弟子得全，又寻思不精，致有枉过，念此一条，特复痛酷。痛酷奈何！吾罪奈何！

弟为志，奉亲孝，事兄顺，虽僮仆无所叱咄，可谓君子不失色于人，不失口于人。冲和淹通，内有皁白，举动尺寸，吾每咨之。常云：“兄文骨气，可推英丽以自许。又兄为人矫介欲过，宜每中和。”道此犹在耳，万世不复一见，奈何！唯十纸手迹，封拆俨然，至于思恋不可怀。及闻吾病，肝心寸绝，谓当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，奈何反相殡送！

弟由来意，谓“妇人虽无子，不宜践二庭。此风若行，便可家有孝妇”。仲长《昌言》，亦其大要。刘新

妇以刑伤自誓，必留供养；殷太妃感柏舟之节，不夺其志。仆射笃顺，范夫人知礼，求得左率第五兒，庐位有主。此亦何益冥然之痛，为是存者意耳。

吾穷疾之人，平生意志，弟实知之。端坐向窗，有何慰适，正赖弟耳。过中未来，已自卜妻望，今云何得立，自省惛毒，无复人理。比烦冤困惫，不能作刻石文，若灵响有识，不得吾文，岂不为恨。傥意虑不遂谢能思之如狂，不知所告诉，明书此数纸，无复词理，略道阡陌，万不写一。阿谦！何图至此！谁复视我，谁复忧我！他日宝惜三光，割嗜好以祈年，今也唯速化耳。吾岂复支，冥冥中竟复云何。弟怀随、和之宝，未及光诸文章，欲收所一集，不知忽忽当办此不？今已成服，吾临灵，取常共饮杯，酌自酿酒，宁有仿像不？冤痛！冤痛！

元嘉三十年，卒，时年三十九。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。遗令薄葬，不设輜旒鼓挽之属，施五尺床，为灵二宿便毁。以尝所弹琴置床上，何长史来，以琴与之。何长史者，偃也。无子。家人遵之。所著文集，传于世。世祖即位，诏曰：“微栖志贞深，文行惇洽，生自华宗，身安隐素，足以贲兹丘园，惇是薄俗。不幸蚤世，朕甚悼之。可追赠秘书监。”

史臣曰：燕太子吐一言，田先生吞舌而死；安邑令戒屠者，闵仲叔去而之沛。良由内怀耿介，峻节不可轻干。袁淑笑谑之间，而王微吊词连牒，斯盖好名之士，欲以身为珪璋，皦皦然使尘玷之累，不能加也。

[返 回](#)    [下一页](#)